

人间词话

# 从住房看新中国的变化

图文无关

■张祥喜

我是西华县李大庄乡张柿园村的一名普通农民。新中国成立那年,我11岁。1950年,我们家9口人住在6间破草房里。兄弟三人,按旧社会的传统,我应分得两间,因我是家中老小,未成家,就和母亲住在一间破房里。这间房没屋山,檩条插在堂伯家屋山上。这间房我一直住了十几年,结婚也没变。

后来,堂伯家扒房,我只好用一根立柱打上“拨浪鼓”,把檩条顶起来,是房也是棚,风雨挡不住,屋内白天夜里太阳月亮轮转换照射。一天夜里,风雨交

加,我连擦5根火柴末点着灯。女儿哭闹着说:“妈妈,不点灯咋睡觉……”妻子哭了,我也唉声叹气的。

形势逼人,我求亲靠邻准备填坑造宅。生产小队帮我托坯、打墙,还给了麦草,友人给我解决了檩条、椽子的问题,就这样建了两间瓦传檐草房。第二年又接了一间,接下来的两年里,又分别建了一间大门和一间厨房,赶上了当时的住房水平,显现了大集体的优越性。

1976年生产大队划分宅基地,我分到了一片新宅。首先,我建了4间浑砖瓦房,以后的3年里,盖了东屋和大门两间平房,西边又建了3间瓦房,靠

大门盖了一间厨房,南边打了院墙,整体形成了一座匀称的四合院,老少3代7口人住上了宽敞的房屋。

2000年5月,我随旅游团去两江旅游,沿途农村的楼房林立,令人目不暇接,使我有新的想法。回来后,妻子对我说:“村西xxx家盖楼哩。”我问她:“你想吗?”“盖楼谁不想。”我说:“好,咱想到一块了。”妻子笑了。

当年秋天,我们建起了两层小洋楼。2003年建了门楼,门楼是两层平顶琉璃瓦封檐,过往的路人都要停下看好久。我家6口人,居住面积300多平方米,经常在家的却只有我与老伴,有房无人住,上层多当成了仓库和储存

室。在住房富裕的情况下,儿子见别人买房,也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新楼。

我家的建房经历总结起来共分三个时期:第一个时期是因居住困难、形势所迫而建;第二个时期是为改善住宅条件而建;第三个时期是为提高舒适度而建。今天的居住条件,放在70年前,我连想都不敢想。

村村如此,家家一样,楼房在现在的农村已不足为奇。今天的富裕美好,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。大河没水小河干,大河水涨小河溢,全中国的小家庭都和国家这个大家庭紧密相连着。生活在当今社会,我自豪。

忆海拾贝

■于玲

提起鞋筐,60后、70后的农村孩子都很熟悉,那时候农村几乎家家都有。听母亲说,鞋筐是用柳条编的,编得严严实实,没有一点缝隙,就像簸箕的编法一样。鞋筐有的口是方的,有的口是圆的,姥姥的鞋筐口是圆的,大概有十几厘米深。鞋筐是姥姥的重要家当。

姥姥做一手好针线活,鞋筐里盛的都是她的工具,有针、线、剪刀、顶针、尺子,还有一些碎布以及她的裹脚布、扎腿带子。姥姥是个讲究人,从不让人随便摸她的鞋筐,怕弄乱了。姥姥特别爱干净,追求完美,不喜欢家里太凌乱。每天早上,姥姥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,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
听母亲说,姥姥从小就勤快,也许是过早失去母亲的原因。姥姥7岁就没了母亲,跟着叔叔婶婶长大,16岁就嫁到了姥爷家,做一家人的饭菜,做一家人的鞋。姥姥年轻时长得很漂亮,中等身材,皮肤白白净净的,一双漂亮的杏核眼,高高的鼻子,小巧的嘴,一看就是大家闺秀(姥姥娘家是城里做生意的)。姥姥的衣服鞋子都是自己做的,她喜欢穿带大襟的布衫,小站领,精致的盘扣,特别讲究,一年四季领口的扣子都扣得规规矩矩的,更显得端庄秀气。在我的印象中,姥姥里面经常穿一件白色布衫,外面穿一件蓝色或灰色布衫,下身穿大裆裤,裤腿常年用一根长长的扎腿带子扎着,一双小脚

用裹脚布裹着,是标准的三寸金莲。在那个年代,姥姥也是时代佳人。

每到农闲或下雨天,姥姥就端出她的鞋筐,拿出针线纳鞋底。鞋底上的针脚那叫一个整齐,无论横看、竖看、斜看都那么整齐,像列队的士兵。出于好奇,我也想试试。一次姥姥去厕所了,我赶紧偷偷拿出她的鞋底纳了一针,谁知被姥姥一眼识破,说针脚太长不好看。姥姥就是这样,针线活不允许

有一点瑕疵。我们姊妹几个的鞋子都是姥姥做的,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姥姥给我做的桐油鞋,既保暖又能■雪、■雨。桐油鞋的鞋底是千层底,鞋帮是用绿粗布里面加上棉花做的,做好后刷上桐油,再晾干。完工后的桐油鞋用手一敲响当当的,穿上去既舒服又好看。我立马出去显摆一下,羡慕那些小伙伴们,她们非让我脱掉给她们试试,每当这时,我都会自豪地说:“这是我姥



姥给我做的,你也让你姥姥给你做一双呗。”

姥姥虽然年龄大了,但是鞋筐仍是她最好的伙伴。街坊邻居都喜欢从她的鞋筐里拿些碎布给孩子补衣服,因为她经常帮乡邻们裁小衣服,剩下的有碎布片。姥姥不但针线活做得好,裁剪技术更是无人能比,是她们村有名的巧奶奶。村子里无论谁家添了小孩子,需要做小衣服,都找我姥姥裁剪。

记得暑假的一天傍晚,我和姥姥在院子里的软床上乘凉,晴朗的夜空满天繁星。姥姥正给我讲牛郎星、织女星的故事,“奶奶在家吗?”有人叫门,我赶紧跑去开门,原来是后院的果嫂子。她手里拿了两个红鸡蛋,笑容满面地说:“奶奶,我来请你给我剪两身小衣服,闺女生了,过几天要去贺喜。”姥姥把果嫂子让进屋里,拉开灯,在地上铺上席子,把布伸开,端出她的鞋筐,拿出剪刀、尺子,又从院里捡个坷垃用来画线。不一会儿,小棉袄就裁剪好了。该裁剪小棉裤了,姥姥问果嫂子:“是要枣核的还是要板凳腿的?”“一样一条吧。”果嫂子说。

听着她们的对话,我很纳闷,心想:这“枣核”和“板凳腿”是什么意思?后来才知道,原来是棉裤的样式。姥姥帮人家裁剪小衣服,从来不收取任何费用,都是义务劳动,所以姥姥的口碑杠杠的。

姥姥已经离开我们十几年了,姥姥的鞋筐也不知哪去了。每当回忆起姥姥时,我的眼眸又湿湿的。